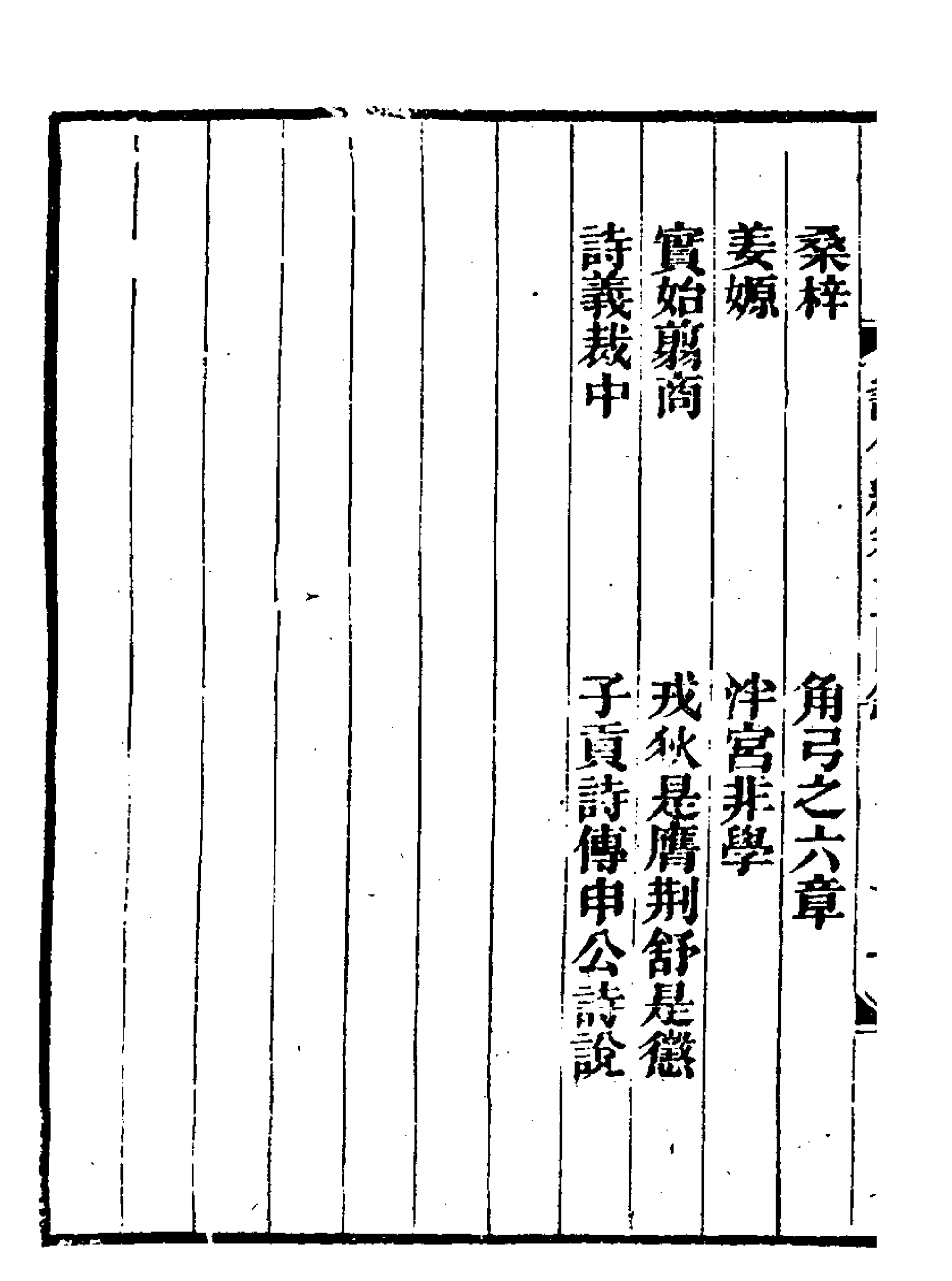
篆蝕勺編

蠡勺編卷二十二目錄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詩序

史記列傳孟子述仲尼之意序詩書至王肅陸璣皇甫謐諸家始以詩序爲子夏所作陸氏釋文舊說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以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以下則大序也然毛傳鄭箋並不分大序小序也康成謂序本自合爲一篇毛公始置篇首南宋以降論議不一至有謂卽衛宏所作者（范蔚宗　程大昌）不知宏在毛公後序已見毛公書其非是無庸辨已今毛序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

淸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笙詩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其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淵源子夏可乎若詩之世次顧徵君甯人謂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于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于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幷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于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朱子日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

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豔妻語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韓魯詩序

韓詩魯詩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

鷄鳴讒人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爲元王孫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歸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漢初齊魯韓三家幷行齊詩雖亡當日亦必有序故匡衡學齊詩朱傳于關雎註中曾引其語而毛詩後出獨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其後三家皆廢而毛詩獨傳以毛序尤多可信也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惟韓詩唐初猶存至唐之中葉亦亡今所存者惟外傳而已至朱子集註單行而毛傳鄭箋亦廢矣

詩文同異

傳氏學流曰漢初詩惟齊魯韓三家至毛氏出非特疏解互異卽詩之正文亦多參差不齊如小雅浩浩昊天之上有兩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見韓詩而毛氏本則無都人士首章毛氏本有之而齊魯韓三家則無周頌賚之篇毛氏本無於繹思句三家有之至朱子集註本出又與毛氏參差矣如終然允臧之然作焉羊牛下括作牛羊求爾新特之爾作我胡然厲矣之然作焉家伯維宰之維作冢如彼泉流作流泉朔月辛卯作朔日爰其適歸之爰作奚天降滔德之滔作慆降予卿士之予作于如此類甚多自魏晉迄兩宋言詩者惟毛氏不知朱子集註本授之何人乃

至正文亦異同若此由此而推毛說之不行于世非自南宋始矣

詩篇別名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註新宮小雅逸篇羣經補義云毛詩小序外尚有子貢傳以小雅斯干篇爲新宮似有據古人一詩或有兩名如雍亦名徹見周禮維清亦名象見毛序小宛亦名鳩飛見晉語斯干言作室故亦名新宮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是時叔孫婼將爲季平子迎宋元公女而元公夫人又爲平子之外姊賦新宮者義取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古人通以婚姻爲兄弟也昭子賦車轄以答之義取思孌季

女逝兮辰彼碩女兮德來教也

三百篇無淫詩

馮氏景解舂集曰毛稚黃說三百篇無淫詩子青之詩古序雖或不盡出卜子大要漢儒去古未遠必確有所師承而漢之傳詩者四家自鄭元受毛詩于馬融融作傳元作箋謝曼卿亦受諸毛公而傳賈徽衛宏賈逵之徒毛學遂孤行於世其所以孤行至今者必可以兼浮耶轅固韓嬰三家之學而獨成其是者也孔子於鄭謂其聲淫非以詩也所謂鄭聲好濫淫志是也考之古序可見吾觀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齹賦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同居子柳賦擇兮而宣子喜之其非淫詞明也不然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而伯有爲戮夫非以牀第之言踰閾乎哉嗚呼明於思無邪之旨亦可信三百篇無淫詩其說爲不誣矣

天子諸侯皆有風雅頌

堯峯經解詩問曰天子之國非無風也諸侯之國非無雅頌也何以言之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有王風又有豳風是皆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或曰先儒謂平王政教微弱故黜其詩爲風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然後有頌豈其說皆非與曰然王之黜爲風也孰黜之天子不自黜也作詩者與采詩者必

不致黜其所得之詩以告于天子也然則果孰黜之平王之政教雖不及文武成宣之盛然非幽厲比也幽厲之詩猶列于雅而平王獨否是反不逮幽厲也魯之郊久矣郊則樂工必歌頌詩使請之周而後敢作然則僖公以前將僭歌周頌乎抑遂不歌乎不歌則廢樂也僭歌周頌則非其地非其人是誣先公以自誣也魯君臣雖愚其不爲此也明矣且行父之使又不見于春秋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于魯者十有八魯大夫之如周者六如而不至者一孔子莫不具載而顧獨遺此此其爲臆說無疑也又嘗以幽詩考之豳雖成周王業所基當其在有夏之季特岐梁閒一小國耳十五國風之中旣殿以豳風而周禮又謂蘄年于

粵雅堂校刊

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此亦列國有雅頌之明驗也不然何獨有豳雅豳頌乎朱子嘗引或者之說以爲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所言皆農事而篇次又在小雅之中欲以當豳雅至近世何氏則遂謂甫田大田豳雅也豐年良耜載芟豳頌也立說甚辨理或然也獨鄭康成以七月一詩備具風雅頌三體不知何所據依其爲穿鑿也斷斷爾

兔罝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後人以爲兔罝詩卽咏其事故申培詩說謂文王聞泰顛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人美之作兔罝也

采蘋

江愼修曰昏義言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敎于公宮祖廟旣毀敎于宗室敎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其事與采蘋之詩正合然則采蘋者大夫妻將嫁敎成而祭于宗子之廟以魚爲羹而芼之蘋藻爲鉶羹奠于奧之牖下此祭宗子不主而季女主之故曰誰其尸之有齋季女非大夫妻奉祭祀也季女者未嫁之稱言尸之則非助祭也鄭箋主此于理爲長

吉士誘之

歐陽解吉士誘之爲挑誘而東萊呂氏非之謂詩人惡無禮豈有爲此汚行而名吉士者然毛傳訓誘爲道亦不見

于爾雅何也錢竹汀曰釋詁誘進也說文誘與羑同有進善之義故亦訓爲道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儀禮鄉射大射皆有司射誘射詩序衡門誘僖公皆此義也誘又與牖通詩天之牖民毛亦訓爲道言貞女有潔清之操士當以六禮道行之

邶鄘衛

崔茂才應榴曰鄭氏邶鄘衛譜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封于衛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夫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義實難曉

或是邶鄘之音異于衛故分繫之然莊姜共姜皆作自衛宮安見一爲邶音一爲鄘音如云作之邶鄘者謂之邶鄘作之衛者謂之衛則漕邑鄘地而邶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而邶曰毖彼泉水或謂繫邶繫鄘是太史書法如春秋陳災之意或謂是樂部名周初列國不一採詩者各判其國詩授之樂官國有興廢而樂部之名仍在故不廢邶鄘也數說均未見的日知錄曰邶鄘衛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爲邶某篇爲鄘某篇爲衛漢儒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而各冠之非夫子之舊左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不析言之也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在今邶詩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爲邶鄘衛專言之則

曰衞也

匏有苦葉

陽湖惲氏敬曰衞賢者知宣公之不可仕而爲此詩一章言徒濟也二章言車濟也四章言舟濟也匏有苦葉言所恃不及用也濟有深涉言所遇不可嘗也深則厲淺則揭言治進亂退也雖然有冒然赴之者焉以爲吾之車足恃云爾殷之膠鬲周之正大夫凡伯其不濡軌也幾希蓋內淫者必外亂外亂則賢者無所用其賢才者無所用其才此濟盈而聞雉之說也夷姜烝宣姜奪故三章以歸妻之禮言之本正則無不正矣夫匏可游車可乘舟則可絕流矣然非我友則舟之害甚于車與匏焉王陵周昌之于漢

五王之于唐可以觀矣後之　君子庶幾其愼之哉

西方之人兮

簡兮西方美人傳曰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也又曰西方之人歎其遠而不得見也屈崋夫送司法參軍黃侯序謂西爲成東爲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君也故曰西方之人

叔于田

王文簡公曰楊龜山論叔于田謂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詩以爲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爲此意猶有

未盡人之賢不肖各有其黨黨與嬖倖更相貢諛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與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寺人之令

有車鄰鄰一章揚用修謂詩意在後二句夫爲國君不接羣臣而特使寺人傳令其蔽甚矣蓋秦夷狄之國其初如此則嫣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已然矣史記年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

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由是昬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厩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小序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二句而意度之朱傳亦然不思美其車馬何關政治而夫子錄之乎

蒹葭

秦風蒹葭序以爲刺襄公未能用周禮朱子謂序說近鑿故但言不知其何所指其後或以爲指賢人之肥遯或以爲朋友相念而作惟香山黃文裕謂思其人而不得故託之道阻託之一方如簡兮本思盛世顯王乃託之曰西方

云爾仍未實有所指也至富平李子德曰其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纏綿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爲夏聲焉似即黃說而得其悟者

陳風化于大姬

昆陵臧玉林曰晉地理志下云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値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鄭氏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曰大姬無子而左傳子

産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于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然則陳之儌俗實啟自大姬矣以天子之女之貴而不能謹守婦道雖武王之聖亦未能訓其子吁異矣哉

檜風

周書史記解昔有鄶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國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竹書紀年帝嚳高辛氏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鄶亦作會此鄶疑是古初侯國非周之鄶公羊傳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周語富辰稱鄶之亡也由叔妘韋昭註卽引公羊說爲證此鄶是周之鄶爲鄭所滅王

符氏姓篇會在河濟之閒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敎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則襲周書之文旣以鄶爲重氏滅之又何以云詩人憂之有羔裘匪風之作是直以鄭所滅之鄶當古鄶國矣檜亡在東遷以前而遺詩尚存故別于鄭而自爲風鄭氏譜云溱洧之閒妘姓檜處其地當夷王厲王之時鄶公不務政事好絜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檜之變風始作蘇氏以檜詩皆鄭作非也見崔茂才應榴吾亦廬稿

東山

東山之二章町畽鹿場毛傳訓町畽爲鹿跡許叔重亦云

町畽禽獸所踐處皆非也左傳襄公廿五年町原防註隄
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故曰町陸氏釋文畽
本作疃石鼓文驪疃疃毛伯敦銘予旣疃商莊子舜舉於
童土之地疏童土疃也皆說田野詩意謂征夫久不歸家
町畽之地踐爲鹿場非謂町畽爲鹿跡也又其四章倉庚
于飛熠耀其羽歸士追言始行適新昏之時今旣還故極
序其情以樂之皇駮其馬車服之盛也親結其褵婦人之
褘也邪交絡帶繫于體示繫屬於人也卽所謂纓也士昏
禮親脫婦之纓脫而曰結者脫其結也猶治而曰亂也此
于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屛賸之後又極序其情以戲
之也九十其儀九爲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

女天地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離在家相見熱新婦歡不足也舊說雖亦昏禮而非詩旨偶見升菴此說用括其意錄之

如月之恆

如月之恆傳云恆弦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盛陸德明釋文恆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正義云月光至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顧亭林曰古人頌君之辭其言月不以望而以弦猶言日不以中而以升日中則昃月望則虧故古人之取義不于其已盛而于其將盛此大易所以貴乎月幾望也今人讀爲恆久之恆失之矣

笙詩篇次

南陔六詩毛公不列于什蘇子由始以南陔爲次什之首朱文公復依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三詩于魚麗之前而以白華爲什首又謂此六詩本有聲無辭錢莘楣曰六詩既有篇名則必非無辭矣或附于什外或進之什中皆無不可至以奏樂之次移易詩之篇第則未敢以爲然夫詩有詩之次樂有樂之次義各有取不可强合今依笙入三終閒歌三終以改小雅而閒歌之後卽有合樂三終其所奏者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蘩采蘋也亦將移二南以入小雅乎且采蘩之後尚有草蟲一篇又可移采蘋于草蟲之前乎更以春秋傳攷之金奏肆夏之三

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或頌或雅隨時所用豈皆依詩之序乎

桑梓

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考上下文並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輒以桑梓爲故里之稱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蔡邕作光武濟南宮碑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維桑梓褒述之義陳琳爲袁紹檄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洪容齋謂漢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也魏晉而下承用者尤衆日知錄載之詳矣謂此于詩爲興體言桑梓猶當養敬而況父母爲人子之所瞻依惟崔氏

應榴據范甯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註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楸即梓以備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之義也

角弓之六章

李仁卿曰猱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附以之附物則附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善讒佞而幽王好之則讒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王其勿教猿猱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塗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昵近惟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于其九族之中號爲君子有徽美之道者可親而不親乃於讒諂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爲人必皆有仁義敎之則進

又謂君子得聲譽小人樂與連屬實所未喻

姜嫄

生民篇鄭箋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正義云爲其後世子孫之妃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然周官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上鄭注云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

泮宮非學

新安江氏永曰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而泮宮亦由僭郊而作故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此亦倣天子而爲之王將郊立于澤以聽誓命泮宮亦猶澤宮于此聽誓命亦卽以爲齋宮猶隱公祭鍾巫而齋於社圃

也有事頖宮告將郊上帝也泮者魯之水名作宮其上故曰泮宮宮成而僖公飲酒魯人遂大爲鋪張揚厲之辭克淮夷獻馘獻囚淮夷獻琛皆無其事夸張虛美今詩並無立學教民之意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者從公飲酒耳則泮宮非學也明堂位以頖宮爲周學已不足信此篇本周末魯之陋儒爲之或言漢馬融所增漢文帝使博士作王制謂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頖宮釋者謂辟雍之制水旋邱如璧諸侯半之又因獻馘獻囚之虛辭謂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囚之地出征受兵于廟歸而飲至于廟以告祖宜也周禮左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其爲附會詩詞無疑矣以泮宮

爲學相沿已久今雖不能反正其說而讀書者何可無疑作泮宮亦土功之事說者謂立學教民爲得禮故春秋不書非也僖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于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則因郊而作泮宮亦諱不書矣

實始翦商

閟宮傳翦齊也箋翦斷也楊升庵謂說文引詩作戩商解云福也言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也因戩翦音同譌戩爲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惠定宇謂爾雅釋詁云翦勤也言太王初遭獯鬻之難自豳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事也案今說文戩滅也無訓福者爾雅釋詁雖云翦勤也註言未詳釋言又云翦齊也疏齊

截也夏皆未足爲依據惟顧甯人曰僖公之世距大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誠篤論矣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歐陽永叔詩本義曰荆楚也僖公時楚方强盛僖從齊桓伐楚齊以楚强不敢進遂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舒在僖公之世亦未嘗與魯通也孔仲達曰其伐戎狄則無文愚謂閟宮一詩漢唐以來諸儒箋疏皆誤而以孟子爲得其實也蓋首二章陳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勳三四章言成王封魯使魯之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此第

五章舉周公兼夷狄之事以勉僖公亦猶下第六七章言淮夷來同遂荒徐宅舉伯禽之事以勉僖公也其八九章方頌僖公復宇以宜大夫庶士邦國並及修廟之事但其中多以皇祖降福孝孫受福拉雜言之若無統紀此正三代以上人文章或順或隱錯綜變化之妙不比後儒操觚必均齊方板爲能事也入第見三章有莊公之子語遂以爲此後皆頌僖公求其說而不得則或謂末然之期望或謂祝願之虛詞無惑乎訛謬舛相承而以孟子爲斷章取義也

詩義裁中

嘉興高承埏寓公取先儒詩說五十家撰詩義裁中若干

卷其序畧曰明道程子謂詩學必于大序中求伊川則云序非聖人不能作蓋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遂朱子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旨于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于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于朱子也竊取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學者以爲篤論寓公崇正庚辰進士除知遷安縣改知涇縣入主虞衡司事有稽古堂集

子貢詩傳申公詩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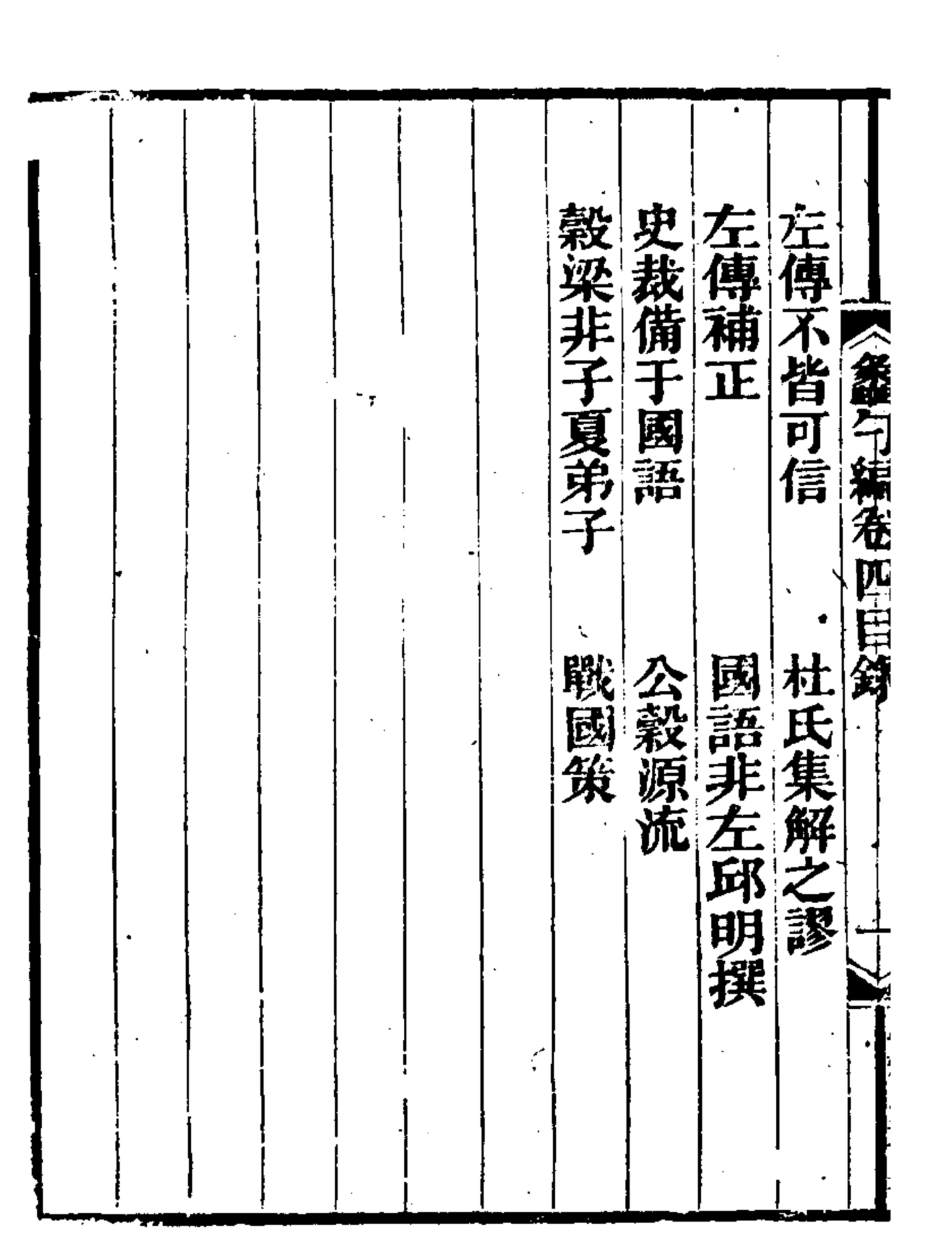
新城王考功士祿曰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爲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蓋以世學之視傳猶毛傳鄭箋之視序示有本也尋有妄人依彷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說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于楚李維楨爲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原

流存亡眞僞漢藝文隋經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幷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爲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且其卷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卽毛氏訓故之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詩傳世學之僞穿鑿掩覆痕迹宛然如詩傳篇目于鄭故闕狡童一篇別出麥秀一篇云子臣謀用狂狡云云而世學則取箕子麥秀一歌爲此篇首章蓋以兩詩皆有彼狡童兮一語故牽合也詩傳于鄭又闕東門之墠一篇于王風別出唐棣一篇而世學則取論語唐棣之華四語爲此篇首章蓋以唐棣有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之句而東門首章有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次章復有豈不爾思語故牽合也又好影借春秋時事爲說如陳風因小序株林一篇爲刺陳靈淫夏姬事遂以墓門爲泄冶刺靈公防有鵲巢爲丙子憂泄冶澤陂爲國人傷泄冶其他異說尤多率取春秋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然凌濛初作傳詩適冢竟躋傳于序之右以爲端木長于西河鄒忠胤作詩傳闡亦往往據傳以攻序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抑何謬哉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四目錄



蠡勺編卷四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春秋褒貶之例

呂氏大圭曰春秋穿鑿起於三傳後儒從而羽翼之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抵牾者矣其大端不過有二一則以日月爲褒貶一則以名稱爵號爲褒貶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抑知春秋中有達例有特筆其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

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楚君矣而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見于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之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

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抑其大旨又有三焉一明分義二正名實三著幾微所謂名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荆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書陳黃衞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也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弑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皐之

弒既歸獄于趙穿而聖人書之盾則盾之情不能揜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賊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也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祊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受之辭也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

以著幾微也其他書法尚多然大旨不出三者之外矣

春秋時月皆周正

宋熊勿軒曰孔子所謂夏時答顏淵爲邦則然也至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爲國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如桓十四年正月無冰若夏正則解凍矣惟建子無冰故書之以紀異也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者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爲異而亦無菽矣毛稚黃曰春秋志在尊王而後儒杌亂之以爲聖人以權自予用夏時冠周月不倍從周之謂何而夫子敢出此哉然豳風之七月流火小雅之四月維夏論語之莫春者及呂氏月令之類亦有夏正錯見于

周秦何也趙耘菘謂天統地統人統古來原有更迭爲用商周雖改建丑建子而夏正仍自兼行不特如尚書大傳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後聽其仍用祖宗舊朔也民間稼穡之事蓋亦聽以夏正從事沿習用旣久周室衰微不復頒朔遂但知有夏正故朝廷雖行周正于上民間自行夏正于下至戰國而列國亦無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錯見于經書也

三傳五傳

惠天牧曰春秋三傳事莫詳于左氏論莫正于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

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至王通好爲大言謂三傳傳而春秋散于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擇其善而信從之可也莫養傳氏曰孝經序云魯史春秋學開五傳韓退之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今韓集誤作春秋三傳束高閣）蓋漢書藝文志春秋分爲五註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鄒夾二家有錄無書然觀王陽傳謂能爲鄒氏春秋似非有錄無書也（案漢儒據傳說春秋公羊最先出穀梁氏鄒氏夾氏次之左氏又次之故或稱四家或稱五家）後儒以國語爲外傳

益以胡氏春秋亦謂之五傳抑何不根與

吳楚不書葬

春秋雖邾杞小國必書葬且必以實所以正其終也如隱公三年書葬宋穆公八年書葬蔡宣公是已惟越徐吳楚則不書非貶也難乎其爲稱也蓋四國嘗僭稱王矣故于其赴告不得不從而予之如昭公二十六年楚子居卒定公十四年吳子光卒之類至葬則削焉若書曰某月葬楚平王某月葬吳王闔廬是與天王無異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

矢魚于棠

矢魚于棠諸家皆以爲陳魚而觀之宋人螢雪雜說獨引

周禮矢其魚鱉而食之之義以爲矢者射也案秦始皇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漢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魚本是古法援以說經最爲典切

申繻對命名

左傳申繻對桓公問命名謂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又謂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新城王文簡曰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眾沿及漢初猶然如瘈疥疕痤蟣虱狗彘掉尾之類見于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太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

名之至有黑臂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强杵臼蘧篨髮頑狂狡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繻之言何據乎

鄭伯突出奔蔡

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胡傳曰是祭仲逐之也陸淳謂逐君之臣其罪易知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也明三衢葉氏秉敬曰陸氏之說非也逐君之臣罪固易知然沒而不書孰見其惡以爲君之自取而不復罪及其臣則是倒持之罪重而竊柄之罪輕處君之法嚴而待臣之律寬是夫子與亂賊之黨而抑君父之勢也愚謂鄭伯不能殺仲故使雍糾及

糾祓殺則鄭伯之勢窘矣是以出奔以紓其難其實祭仲未嘗逐之故不書逐而但書出奔凡春秋紀事皆從其實而後儒猥以造作穿鑿之私亂聖人大公至正之筆亦謬甚矣

絕不爲親禮也

莊公元年左氏傳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劉原父曰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絕乎宋襄公之母獲罪于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爲嘗獲罪于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爲不慈襄公不爲不孝今文

姜之罪大絶不爲親何傷于義哉

甲午治兵

莊公八年經甲午治兵公羊作祠兵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兵謂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劒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禮也穀梁亦言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鄭康成謂祠兵爲公羊字之誤周禮司馬職仲秋教治兵與夏教茇舍冬教大閱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

太伯不從

僖公五年宮之奇對虞公太伯不從是以不嗣顧甯人曰

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傅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案不嗣亦謂不嗣位爲諸侯

用致夫人

傅莫菴曰僖公八年秋七月經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穀梁以爲成風哀姜淫惡義與廟絕且見殺于齊桓已歷九載何爲其復致惟成風以妾母未經廟見至是因廟禘而致之爲後日祔廟張本其稱夫人𠳬由母以子貴猶後世之上尊號也厥後文公四年于其卒也書

薨于其葬也書小君益信穀梁氏之說爲足據矣

公子賦河水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賦河水杜以爲逸詩外傳亦作河水韋昭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說是也江愼修謂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亦欲以此感動秦伯望其念亂而送已歸也

舅犯解夢

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得戰地矣晉侯患之既又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益加疑焉疑其謂已背舊恩謀新功也時子犯欒枝

皆欲戰而文公之患與疑終未釋也是以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用益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註謂晉侯向上爲得天楚子下向地爲伏罪腦所以柔物者故云柔之矣葉氏秉敬曰夢多起于思慮疑懼之所積子犯知文公之夢故斷之以理而曲爲之解耳其謂吾且柔之矣則云何老子有言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使楚子盬腦而文公亦以盬應之則楚子之盬也愈堅如力相敵則鷸蚌並持兩敗之道也力不敵則兩虎一傷自盡之術也是以吾之剛激彼之剛失所以柔之之算矣今彼盬吾腦而吾不之盬則彼之忿怒已洩而雄心立耗是吾自處于柔以柔彼之剛而使其剛制焉

而不得復逞彼且易視于吾而無以防我我得乘其虛而扼其吭焉此兵法也而杜註乃言腦所以柔物夫世豈有用人之腦以柔物者何悖謬之甚也

繞朝贈策

文公十三年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曰子莫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繞朝秦大夫傅氏曰繞朝會言于秦伯請留之杜註策馬撾也孔穎達疏引服虔解策爲書而辨其非楊用脩亦引劉勰文心雕龍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諫子反子產之諫韓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之語而謂李白臨行將贈繞朝鞭爲趁韻之誤沈赤然梅村曰杜註亦是有理蓋繞朝本謀留士會今既不從其言便樂得做人

情郤又不肯不道破故贈之以策云云言外有令其速着歸鞭之意如此似于兩人彼此心照神理尤有關會若作書策則所言已在個中又何須先爲明說耶案杜子美別蘇徯赴湖南幕詩末二句云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是亦以策爲撾矣不獨太白也

作邱甲

成公元年作邱甲杜氏謂周禮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一甸之賦今魯使一邱出之崑山顧氏補正曰周制四邱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邱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

作邱甲令邱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邱出甸賦縣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爲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具一乘則今作邱甲者卽邱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爲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算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爲益兵向之四邱共出三甲者今使每邱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邱出一甸之賦

也

棄疾不洩君命

楚大夫子南爲令尹其子棄疾爲康王御王顧而泣曰令尹不能國將討焉爾其居乎謂居楚以事我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既葬或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不告父卽與謀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方氏鵬曰噫嘻過矣父果無罪則從君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之大也亦不害其爲忠父果有罪則王殺之當矣中有隱痛外無怨色敬共其職克蓋父愆忠之至也亦不失其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覩其父爲途人雖死而莫爲之救也終則指其君爲讐人當

死而莫爲之用也不洩君命以爲忠而實成其不孝也不事父讐以爲孝而實見其不忠也是無一而可者也

火水妃也

陳災禪竈曰火水妃也杜註火畏水故爲之妃服虔云離爲中女坎爲中男故火爲水妃䎙正卲氏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陽奇爲牡陰耦爲妃又昭十七年傳水火之牡也杜註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矣說者謂猛立未踰年生稱王而繫以名卒稱子在喪

之常例也不可以言崩又不可書薨故質言之而曰卒休甯戴庶常震東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曰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

公子郢不當辭國

寄傲軒讀書隨筆衞靈歿後國亂二十餘年不定實由于公子郢之辭國也蓋蒯聵在外國無長君以年以賢非郢誰立卽謂亡人無罪其子尚存與曰仍以國與輒可也或

召蒯聵而讓之亦可也乃父命之夫人命之徒知自潔其身不以宗社爲重遂致父子爭國違滅天常齊晉加兵般起更立故子臧可讓而郢必不可讓季札可辭而郢必不可辭其事殊其時異也

作傳左氏無所考

班固作司馬遷傳贊言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孔安國以左邱明爲魯太史啖助謂論語左邱明如史佚遲任之流趙匡亦謂左邱明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或問程伊川左傳故邱明作否曰傳無邱明字故不可考鄭漁仲曰左傳終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後自獲麟至襄子卒已

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也郝京山曰謂左傳即邱明作非也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其書蓋出三晉詞人之手故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賀鄉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亂皆鋪張其事恬不為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奬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

左傳不皆可信

王霈人曰據史記孔子生于庚戌而左傳載齊侯將為臧孫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此辛亥年事孔子時方二歲載鄭伐陳

粵雅堂校刊

入之孔子聞之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此癸丑年事孔子時方四歲載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孔子聞是言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此己未年事孔子時方十歲載叔孫昭子殺豎牛于塞關之外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此甲子年事孔子時方十五歲若據公穀孔子生于己酉諸說尙多一歲夫以志學之年未必有評品列國之事況二歲四歲乎夫子雖有尙論之際其曰孔子聞之孔子聞是言也似乎適當其時而非追憶之比矣蓋當時皆以孔子爲聖人左氏論斷借以爲重非定孔子語也故宋子京譏其豔劉器之笑其怪啖助謂其解義多謬王若虛議其乖戾

甚多方正學以爲率多虛辭而鮮事實朱子嘗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爾

杜氏集解之謬

江都焦孝廉循著春秋左傳補疏序曰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案三國魏志杜畿傳註預爲司馬懿女壻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宣帝即司馬懿）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昭嗣立有篡弒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即高陸公主）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于是

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馬氏旣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由作也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陵毋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弒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弒君均假太后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已有以啟之預假其說暢衍之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

文以為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為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為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先若歡洋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苻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為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為六國時人為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為田齊三晉飾與杜預為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糾杜註之誤而預撰集解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註惜不能全

見而近世儒者補左傳註亦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疏出之俾天下後世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賊也

左傳補註

惠松厓春秋左傳補註六卷其註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合尹蔿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

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

國語非左邱明撰

趙耘菘曰國語二十一卷漢書藝文志不載撰人姓氏其時說經者皆謂之春秋外傳惟司馬遷有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班固作遷贊因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韋昭亦以爲左邱明采穆王以來下訖魯悼其文不主于經號曰外傳顏師古本此衆說故註藝文志直以國語爲左邱明撰宋庠因之亦謂出自邱明今以其書考之乃是左氏采以作傳之底本耳古者列國皆有史官記載時事左氏作春秋傳時必博取各國之史以備考核其於春秋事相涉者既采以作傳矣其不相涉及雖

相涉而采取不盡且本書自成片段者則不忍竟棄因刪飾而並存之故其書與左傳多有不盡一者如襄王伐鄭一事左傳以常棣詩爲召穆公所作而國語則以爲周文公所作晉文公返國一事左傳記是年九月晉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納公子重耳而國語則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鄢陵之戰左傳苗賁皇在晉侯之側曰楚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而晉語作苗棼皇楚語則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改從盡一而彼此各異若是乎可知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特料簡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晉之人以其多與左傳相通遂以爲左氏所作耳又如長勺之戰魯

語曹劌與莊公論戰數百言左傳但以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數句括之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晉語述其詞累幅不盡至分作三四章左傳但以外甯必有內憂盡釋楚以爲外懼數語括之正可見左氏以此爲底本而別出鑪錘筆奪天巧豈其示巧於此而復作外傳以示拙也竊嘗論之左氏之采國語仙人之脫胎換骨也史記於秦漢以後自出機杼橫絕千古而秦漢以前采取國語左傳則天吳紫鳳顚倒裋褐也漢書之整齊史記則屈騏驥以就衡軛也觀於諸書因襲轉換之閒可以悟作文之旨矣王充論衡云左氏傳經詞語何畧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之啖助謂國語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便傅著邱明也是亦不以國語爲邱明所作

史裁備於國語

吳景熹曰國語一書始西周之末迄戰國之初實穆王以後數百年之史也麟經爲經左傳爲傳皆不可爲史即曰編年紀月已開百代之史法而詳內而畧外先魯而後列國此特一國之史而非天下之史獨國語首冠以周尊王也史家先本紀祖此次魯次齊次晉次鄭重中國諸侯也史家繼以世家祖此厥後乃及楚及吳及越外夷也史家終以列傳祖此故國語雖稱外傳而實穆王以後數百年之史也

公穀源流

博雅錄曰公羊高漢儒稱子夏弟子高傳其子平平傳子

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又四傳至何休爲經傳解詁傳于世穀梁赤應劭以爲子夏弟子糜信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以爲名俶字元始皆無確據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于世漢魏以來註解有尹更始唐固糜孔演江熙等十餘家自范甯集解行而諸家悉廢

穀梁非子夏弟子

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言穀梁受經於子夏惠松厓據桓譚新論謂左氏傳旣成遭戰國寢藏者百餘年故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畧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

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註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

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卷司馬遷史記所本劉向所校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者也後漢高誘註自東周至中山十二國凡三十三篇括蒼鮑彪定爲十卷以西周正統所在易爲卷首其註凡四易稾乃定但原書無撰人名氏吾邑林孝廉伯桐曰作書者隱其名也隱其名何也恥之也古之時人皆以節操爲重春秋雖亂世而奇節不絕高爵厚祿有弃之如遺者戰國則魯仲連而外其節操罕得而言矣古之時

人皆以學問爲重春秋雖兵事一則曰先王之命一則曰
求諸故府閎覽博物之君子相望于世戰國則荀卿而外
其學問罕得而言矣當重者輕之當輕者重之舉世皆然
惟利是務作者恥其事故去其名也然則何必作此書曰
一百餘年之事不可不記也具書其事而深藏其名斯勸
戒存焉耳按陸清獻公謂戰國策一書大抵皆縱橫家言
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
曾南豐一序言其病最詳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四

蠡勺編卷五目錄

禮說卷五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周禮

吳草廬三禮叙錄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之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元元所註今行于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荊公又爲新義朱子嘗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

排詆訾毁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

周禮未言之旨

北平黃少宰叔琳曰尚書立政周官二篇與周禮相表裏立政是周公未定周禮時作故常伯常任準人等名與周禮參差不合周官是已定周禮時作故六卿率屬一一相符周禮序官立政直揭命官之精意而曰顧俊尊上帝曰克知宅心灼見俊心曰罔攸兼于庶獄庶愼又曰罔敢知于茲此周禮未言之旨而讀者宜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

分職周官兼明盡職之要而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曰居寵思危曰推賢讓能此亦周禮未言之旨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如方罫立政周官如奕者之舉棋方罫三百六十常定者也舉棋有巧拙得失無定者也是故官雖當必得其人以居之職雖備必得其人以理之新莽荊舒非不藉口周禮而反誤天下此猶奕者舉棋不善而可以咎方罫乎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不乏奇古而周禮尤多如法作灋柄作枋邪作衺美作媺呼作嘑拜作𢷎韶作磬怪作傀暴作虣擉作簎風作飌鮮作鱻槁作薧螺作蠃脾作[illegible]魚作[illegible]埋作貍吹

作歛陔作祴睛作鐳析作橾探作撣翅作翨摘作哲駭作駴擊作毄辜作榛掬作萑羇作幎藻作蘋昊作戹卯作敏䫚作𦵦魅作髟與夫病膔胖驌齍眂剫酏臬鸛箈鷲柶繇蹁與驟鰊之類皆他經罕用者至考工記尚不勝數也說者謂此書出于劉歆歆嘗從揚子雲學奇字故致然與

周官有可幷省者

沈梅村曰周官三百六十各有專職不得相侵中亦時復兼制為法極嚴密矣然其中尚有可幷省者如天官所屬之漁人腊人宜幷為一官漿人酒人宜幷為一官冪人人宜幷為一官典絲典枲宜幷為一官也大司徒所屬之牧人充人宜幷為一官角人羽人宜幷為一官掌葛掌染

草宜幷爲一官也春官所屬之鬱人鬯人宜幷爲一官卜師龜人菙氏宜幷爲一官馮相氏保章氏宜幷爲一官也夏官所屬之射鳥氏羅氏宜幷爲一官司兵司戈盾宜幷爲一官司弓矢繕人宜幷爲一官趣馬巫馬宜幷爲一官庾人圉人宜幷爲一官也司寇所屬之閩隸蠻隸宜幷爲一官夷隸貉隸宜幷爲一官至冥氏以下十官本可不必設卽設之則冥氏穴氏宜幷爲一官翨氏硩蔟氏宜幷爲一官庭氏庶氏宜幷爲一官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宜幷爲一官也蓋事本相通而職亦易辨非如餘官之闕一不得耳

冢宰

周禮六卿之制至成王末年猶可考顧命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是六卿也迨其後而官制改別有一人爲卿士執政冢宰位在其下故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今作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蓋上卿執政者皇父而家伯雖爲宰非復統百官均四海之職矣至東遷後又有兩卿士虢公忌父爲右鄭莊公爲左則當時之爲宰者位益卑是以宰咺歸賵宰渠伯糾來聘魯史直書其名本非上卿執政者也說春秋者猶以周初冢宰之制言之未深考矣見周禮疑義舉要

鹽人

婺源江氏永曰鹽人惟掌鹽之用而地官虞衡之後不設

掌鹽蓋王畿內鹽非所產也禹貢青州貢鹽卽今之青登濟萊等處鹽其地在齊職方氏幽州利魚鹽卽今之長蘆鹽其地屬燕左傳郇瑕氏國饒近鹽卽今解州池鹽其地屬晉諸侯各貢所有則鹽人所用其三國之貨貢與鄭註飴鹽爲戎鹽其蕃國之貨寶與意當時侯國產鹽地或亦設官爲守予其民以斥鹵之地使之取鹽以當賦如角人諸官之法至管仲爲鹽筴始計口而增鹽稅每鹽一斤加賦二合而賦始重齊之季世有祈望之守則鹽利盡歸于公民始不得私煮耳

會男女奔者不禁

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邵文

莊曰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于奔命蓋言速也潛研堂答問曰此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數非合其會合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旣書其名矣娶判妻入子則又書之是匹夫匹婦其嫁娶皆書于媒氏仲春會男女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楊升菴曰天文有織女星主貴女須女星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女則諸侯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婦也禮之所謂買妾又謂奔則爲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又星江汪方湖基曰奔者不禁四字用讀合下若無故而不

用令者罰之爲句經義自明蓋云男女淫奔而父母不禁與無凶喪而不用昏姻之令者媒氏皆罰之也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註謂生非夫婦既葬遷之使相從者嫁殤謂十九以下未嫁而死既死而合葬者仁和沈氏亦然曰生時既非夫婦斷無遷葬相從之理想卽曹操欲爲子蒼舒聘邴原女爲婚韋后爲弟洵求蕭至忠女爲冥婚之類是也未嫁而死既死而合葬者亦卽今時之尙未結褵夫家請其柩而葬之類也謂十九以下者蓋女子二十未有不嫁者也然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則雖已嫁尙不得相從何以此條下獨無明文耶

以國服爲之息

地官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儒以爲新莽之制劉歆取以羼入周官者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是周禮之害也歙縣金輔之殿撰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註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曰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于賈人以賈與上文以征布斂布之滯者其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旅師職言凡用粟者春頒而秋斂之此貸于國人

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

九夏

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國語註作韶夏）四方賓至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鄭康成謂皆詩篇名頌之類也樂亡亦從而亡是以頌不具耳又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韋昭註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繁

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杜子春援以爲據而後鄭不從則以鹿鳴四牡皆舉現在篇名未有舉其篇中之義也然義疏謂繁遏是肆夏之第二曲渠是第三曲若以執競爲繁遏豈有周公制禮所用而預歌成康者乎知執競非繁遏則時邁之非肆夏明矣

其浸菑時

王文僩貽上曰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河即九河泲即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菑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閒其去幽州且千餘里今幽州之巨浸不少顧遠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序幷州曰其川虖池嘔夸其

𡊮淶易反在幽州一二百里之內舍近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卽今北鎭在遼東其距河濟葘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幷周職方有青幽幷而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州而齊之葘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葘時二水皆近在臨淄封內卽太公所都營邱之地顧不以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

束矢鈞金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費東發曰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

周興來俊臣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者而可誣聖經乎楊用脩謂淮南子氾論訓言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史記平準書註索隱曰刀錢也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竹之小者曰箭見夏官職方註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然此亦六國陰謀之說托之齊桓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歆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燄且及于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引之以釋噬嗑學術之害人若此哉

肺石

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鄭康成曰肺石赤石也賈公

彥疏謂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似以肺石爲可坐者下文立于肺石三日賈鄭俱無明文而讀者又若以肺石爲可立皆由上文有桎梏而坐諸嘉石之語遂一例視之案夢溪筆談言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識原其義乃伸冤者立其下擊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聲所以達其冤也

壺涿氏

江愼修曰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

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

立當前疾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上公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五十步立當車衡而毛居正六經正誤謂車上無名疾者疑是立當前軓軓音範車軾前也見說文然邢昺論語鄉黨疏引周禮作前侯小雅蓼蕭箋孔引大行人亦作侯惠松厓曰考工記軓前十尺爲軾前曲中下垂柱地者謂之侯蓋古文侯與疾字相似而易亂遂譌爲疾耳千百年來皆沿其誤惟半農禮說嘗辨之

考工記

周禮疑義舉要曰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爲東周時書其言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閒水而終古戚速椑茭之類鄭註皆以爲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蓋齊魯閒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辭者爲之

輿馬謀與人謀

新安江氏曰輈人爲輈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造輈者當進而與馬謀欲其不疲退而與人謀欲其安逸進退猶云前後非必謂人有退時也下言行數千里馬不契需

契怯也需懦也是進與馬謀終日馳騁左不楗左謂人也楗與倦同或作券終歲御衣衽不敝是退與人謀也

王評事論周禮

鄞人王忠潔公石雁曰周禮五官非闕也而不知者以爲闕攷工非補也而不知者誤以爲補五官之文直而正攷工之文曲而奇似乎裁于兩手而不知其一手也出于一手然各爲一書五官固非聖人之作而攷工亦非漢人能爲蓋六國時彷古而著之者故其書頗似內政其云周禮非成周之周也蓋以五德循環周流之旨言之論六虛者謂天西北傾故爲不周之風故是書以天始而虛冬藏冬于地以象坎之鄉乾而以不周爲周然故其五官之員已具

足而歸其奇零于攷工非以攷工爲冬官也攷工之爲記猶之儀禮喪服之有記也何以知其爲六國時人之書試以地官之員言之其多至萬餘此固必不可行而大宗伯之官言鬼者大半秋官之爲職至于草木蟲蟻之類莫不有消磨厭勝之術其非聖人之書明也然其作者亦非漢以後人所能及朱子篤于好古而不解心悟解易則膚淺無當說詩則輕改古序其割周禮以附二禮尤爲無謂也見鮚埼亭集靜遠閣周禮解序

儀禮傳述

漢書儒林傳言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卽今之儀禮也內吉禮三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也凶禮四喪服士喪禮

旣夕禮士虞禮也賓禮三士相見聘禮覲禮也嘉禮七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也而軍禮無存焉是其實十五篇旣夕卽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卽少牢饋食之下篇也然而逸去者已三十有九篇矣至傳註義疏諸家考隋唐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鄭氏通志略不皆符合惟陸氏釋文序錄載註解傳述人于儀禮有鄭康成註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竹垞先生謂當以是爲正也

漢初無儀禮之名

隋書經籍志有高堂生士禮十七篇故陳振叔謂漢初無

儀禮之名然時有容禮之稱前漢儒林傳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廣韻集韻並餘封切說文貌也）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註並與容同毛西河曰漢儀有二郎以容貌習禮而郡國有容吏未央殿前有曲臺卽容臺命后蒼說禮其中當時稱士禮爲容臺禮又名容禮賈誼引容經文卽容禮後漢劉昆爲梁孝王後少習容禮是士禮卽容禮容禮卽儀禮也但未知名儀禮者始于何時耳

漢志稱士禮之誤

羣經補義曰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案儀禮十七篇惟冠昏相見士喪旣夕士虞特牲七篇

是士禮其餘則爲天子諸侯大夫之禮而喪服一篇上下通用不得言士禮也此志傳士禮三字恐有誤儒林傳云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此志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蓋博士之博訛爲傳而傳字易爲禮遂誤作傳士禮耳賈氏所引唐初本尚未誤也

敖氏集說之非

長洲褚部郎寅亮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註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菴勉齋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繼公撰集說十七卷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註疏而

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註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于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巧于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于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于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義不幾于無所忌憚乎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發敖氏之失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註明言統于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即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勝觚于賓敖改觚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

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于左敖依鄉射改爲于右駮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于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縓冠敖改縓爲練駮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縓故閒傳云練冠縓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縓冠毋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醙酒敖以醙酒爲衍文駮之曰註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醙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駮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

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

儀禮鄭註句讀

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而絶周禮尚可說王說霸禮記尚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學者多隱諱而不敢道甚有坐皐比稱講師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濟陽張稷若爾岐錄儀禮鄭氏註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畧以已意斷之名儀禮鄭註句讀其言曰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于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于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

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尙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註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註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註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于末始名儀禮鄭註節釋後改名儀禮鄭註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于後崑山顧甯人游山左與爾岐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

毋加景

士昏禮婦乘以几毋加景註景之制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羣經補義謂景今文作憬音當俱永切與詩之褧衣褧裳中庸之尙絅皆婦人始嫁禪縠之衣爲行道禦塵之用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景與憬皆假借字景不訓明憬非音景

奏貍首

射義云諸侯以貍首爲節又云貍首者樂會時也呂與叔曰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自曾孫侯氏而下諸侯推本始封之祖故曰曾孫言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也亦本于鄭註樂會時者樂循法者也意耳至鄭註大射儀奏貍首則又云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

漢書郊祀志周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萇宏迺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朝者也封禪書云設射貍首（貍俗作狸）徐廣曰狸一名不來此蓋因大戴投壺篇祭侯之辭有嗟爾不甯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之語而爲之說者夫孔子與賓牟賈言樂已云武王散軍郊射左射貍首何至靈王時始以不來之名加之此義之不可得而通者也貍首詩云曾孫侯氏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大侯既亢中獲既置又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卒莫

熊與可曰貍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蘩之上孔子未必刪而毛氏逸之也小戴射義所記曾孫侯氏云云此貍首詩也大戴投壺所記上章本同下文弓既平張云云亦貍首詩也貍首之詩不幸逸於詩家幸而傳于禮家而大戴尤詳

儀禮中自有禮記

熊氏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恆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卽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卽昏禮之記

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爲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几俟於東箱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啓之昕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儀禮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

別爲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畧見于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于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閒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恨其僅似左傳之文爾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訛僞

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蠡勺編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